

第一百三十五章 有理與天威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尚書大人。”

“胡大人。”

胡大學士滿臉微笑，將範尚書迎了進來。

負責清查戶部的官員們也圍攏過來，紛紛對病後的尚書大人表示安慰，就連吏部尚書顏行書也不便外，那張老臉上滿是情真意切地擔憂與關心。而查處戶部之事的監察院諸人，更是早就小心翼翼地替範尚書擋著門外吹來的小風，殷切之極。

不論朝廷是不是真的要查戶部，不論陛下是不是真的想讓範尚書辭官，但隻要範建在朝中一天，隻要陛下沒有撕破這層奶兄弟的情份，隻要...遠在江南的範閑還活著，朝中的這些官員們都不敢對範尚書有一絲輕忽。

所以此時的場景有些荒誕的喜劇感。本是被查的戶部尚書，卻被眾人關心著，小意呵護著。

尤其是監察院的清查官員，他們都是一處的，由沐鐵領隊而來，一處直到今天都還是範閑的直屬親管衙門，範建就是他們頂頭上司的老爸，他們還敢如何？

太子臉上素一陣白一陣，看著眼前這一幕，心中湧起極大的不安。範建稱病數日不至戶部，今日一至，便似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這位平日裏不顯山不露水的大臣，似乎身上帶著某種氣場一般。

他縱是太子，是慶國將來的君王，但麵對著範尚書，依然不得已站了起來，在臉上堆起溫和的笑容，安慰說道：“尚書大人身子可好些了？”

太子不是怕範閑，也不是在乎監察院。隻是身為皇室中人尤其是龍椅的接班人，他必須要表現出某種氣度，老範家與他們老李家的關係太深，在澹州還有位老婦人在遠遠看著。太子不清楚皇帝對於那位乳母還有著怎樣地感情。

範建慚愧一笑，說道：“戶部之事，一應皆由我起，卻要勞煩殿下及胡大人耗著心力，實在是範某的罪過。”

諸人寒暄兩句，便各自落座，範建雖然屬於被參的那一麵，但一直針對戶部尚書並沒有明旨下來，所以他堂而皇之，當仁不讓地坐在了正中間。

這裏是戶部。是範建的地盤。

...

等一切都回複平靜之後，眾人才把目光投向了還在原地地那位戶部員外郎方勵。

所有人的眼神並不一樣。顏行書在幸災樂禍，太子在猶疑。胡大學士冷漠著，監察院皺眉著，隻有範尚書一臉平靜，似乎根本沒有想到因為這個叫做方勵的人，會牽扯出多少人來。

事情至此。太子當然想明白了所有事情，範建這個無恥陰滑狡詐沉默的老狐狸！

當朝廷開始清查戶部的時候，不！應該說是早在幾年前。太子向戶部伸手的時候，範建就已經在冷眼看著這一幕，然後用了極老辣的手段，悄無聲息地將這件事情掩了下來，沒有讓任何人察覺到，但另一方麵，卻刻意留了根不引人注意的小尾巴，輕輕一甩，就甩到了七司之中某一處...

如此一來。既替太子遮掩了，又拿住了太子的把柄，最關鍵的是，這種遮掩連太子那一方地官員自身也遮掩住了。從而這筆四十萬兩銀子就變成了虛無之物，抹的異常幹淨，幹淨的甚至方勵都以為再沒有什麼問題。

再加上禮部地倒塌，太子的一絲愚蠢。

全天下就隻有範建清楚整個過程，而這位尚書大人異常老辣的沒有直接拋將出來打擊敵人，而是就把那個線頭子

在亂草之中留出一絲痕跡來。

比如北方雪地裏將士們身上穿著的冬衣，比如南越戰線上本不需要的攻城機械。

而當朝廷開始查戶部地時候，就會找到那個線頭子，輕輕地拉著拉著...最後拉掉了他們自己的褲腰帶。

這是一個埋了幾年的局。

範建什麼都不需要做，隻需要等著自己受到威脅地時候，構造出某種局勢，讓某些人抓住他們早已經遺忘了的褲腰帶，再使勁一拉。

好局

針對禮部的調查也已經開始了，雖然郭攸之被係死在天牢之後，禮部經歷了一次大換血，一應文書都有些混亂，但是在朝廷清查小組的強力偵緝之下，在監察院的縝密搜查之中，禮部開出來的調單和戶部一直暗中保留著的回執對應了起來。

那四十萬兩白銀確實是發到了禮部，問題是，禮部分十四拔調了四十萬兩銀子修學舍及秋闈學衙...修到了哪裏去？

胡大學士久在天下各路巡視，後入門下中書視事，當然知道這天下各郡各路的學舍依然是那般殘破，很多地方的秋闈學衙更是還會漏雨。所以他地臉色變得越來越難看，對著麵前的禮部官員問道：“誰能告訴我，這四十萬兩銀子到哪裏去了？”

胡大學士淡淡側身看了太子殿下一眼，在心裏歎了口氣。

其實堂上眾人，對於朝廷前幾年的局勢都心知肚明，禮部一向是東宮的後花園，禮部也根本沒有膽子敢假調四十萬兩銀子四處花了，誰都能猜到，這筆銀子是流向了東宮。

隻是既然查到了東宮，這事情似乎就有些難以為繼。

胡大學士沉吟片刻後說道：“眼下首要的問題，是要查清楚這四十萬兩銀子的下落。”

太子心頭一驚，麵上卻是溫和笑道：“胡大人此言有理。”

監察院一處沐鐵沒有資格坐在這幾位大臣的身邊，一直站在側方，他看了看正中坐著的範老尚書臉色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銀子是到了禮部。隻是經手此事的官員在前年春闈一案中就死了。”

太子在一邊沉默著，郭攸之已死，郭保坤已流。如今監察院又確認了具體經手人地死亡，就算長公主那邊知道自己與這四十萬兩銀子的幹係，也找不到什麼證據交給胡大學士，所以他的心下稍安。稍安之餘，也不免有些悲哀與憤怒，姑姑！你為什麼要這樣？

卻不料沐鐵的下一句話，讓太子殿下寒了心。

隻聽他正聲說道：“不過總有蛛絲馬跡可以查尋。大學士，您看是不是讓監察院去查查禮部？”

查禮部？

堂上眾人一驚，心想讓這群如狼似虎地監察院去查禮部？朝廷查戶部，明顯會讓遠在江南的小範大人無比生氣。監察院查禮部，在小範大人的遙控之下，禮部那些可憐的官員。隻怕真要活不出來了。

可是沐鐵此時的要求似乎很合理。

範建輕援長須，麵無表情，心裏卻在想著，安之的這個親信腦袋瓜子似乎比以前要好用多了，居然能猜到自己的心思。

範建的心思很簡單。朝廷不是想查戶部嗎？戶部想要自保，就必須把戰線拉開，拖進更多的部衙進來...禮部。隻是一個開始，等六部全部都被查出問題之後，那位英明至極的皇帝陛下，總不好將六部尚書全部革了。

吏部尚書顏行書瞥了範建一眼，好生佩服這頭老狐狸，趕緊搖頭駁斥道：“朝廷明旨清查戶部，不好波及太廣。”

範建皮笑肉不笑說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

誰都能聽得出來這兩聲有理是何等樣地譏諷。顏行書麵色一赧，知道自己此議毫無道理。既然戶部虧空涉及禮部，當然應該繼續查下去。

胡大學士也是麵色為難，勸解說道：“再議一陣，再議一陣。”

如果放手請旨讓監察院查禮部，那最後一定會查到太子殿下，所以在沒有進宮請旨之前，身為總領清查大臣的胡大學士也不敢下這個定斷。

便在此時，太子殿下咬牙說道：“禮部之事，總是要查的。隻是事情有先後，戶部虧空一事尚未查清楚，擴連太廣，隻怕對陛下旨意有礙。”

範建依然是微笑著說道：“太子殿下有理，有理。”

胡大學士在心裏歎息了一聲，說道：“關於禮部一事，呆會兒入宮請聆聽聖諭，依太子殿下地意思，戶部這邊還是繼續吧。”

...

繼續查下去，戶部肯定會查出更多的問題，那四十萬兩銀子終究隻是冰山一角，太子就是根本不相信範家會在戶部裏這麼幹淨！

戶部當然不幹淨，範尚書設的局，埋的線當然也不止太子殿下這一條。

隨著清查工作的逐步深入，又有幾個部衙被戶部成功地拖下水來，而大理寺更是首當其衝，一直有些沉默地大理寺卿立馬變了臉色，尷尬不已。

戶部不是爛帳，卻有太多的暗帳，一筆筆的虧空都指向了朝廷裏某一方地挪用。

查到最後，甚至連太學這種清水衙門都沒有逃過去！

吏部尚書顏行書開始警惕了起來，雖然戶部此時查到了問題，都沒有牽涉到長公主與二皇子，因為自己這一方的入，銀錢向來走的是內庫那一邊，可是看範建和戶部準備的如此充分，誰知道他會不**險到用某種名義，陰了二皇子一道？

“先到這裏吧。”顏行書皺著眉頭說道：“入宮請旨之後，明天再繼續。”

“有理。”範建依然是微笑著說著這兩個字。

胡大學士滿臉冷漠，看清查小組裏的官員們，心想朝廷怎麼就**成這副模樣了？如果陛下真的有決心查下去，範尚書自然要辭官，不過隻要查不到江南，他並不需要負太多的責任，而...朝廷裏其餘的官員們，隻怕要倒黴一大半

深春的皇宮，偶有紅杏露於矮矮內宮牆頭，青樹麗花相映。美景入簾不欲出。

天時已暮，轉瞬即黑，禦書房地房門開了又關，關了又開。接連幾拔議事的大臣來了又去，最後房中就隻剩下那一個孤伶伶地皇帝陛下。

還有那個老太監，以及一盞明燭。

啪的一聲！慶國皇帝雙眼火意大作，一掌拍在木幾之上，卻沒有震出半絲茶水，寒聲說道：“好一個戶部，好一個東宮，真當朕不敢殺人嗎？”

先前入禦書房議事的大臣，便是領？後負責清查戶部的官員們。聽了他們地匯報，慶國皇帝怒意漸生。他的本意隻是清查戶部。借由戶部向江南調銀一事，勸範建退位，用這種比較光明正大的辦法。重新確立朝廷之中的平衡。

但他萬萬沒有料到，戶部比他想像的幹淨許多，範建比他想像的幹淨許多，反而是朝廷裏其餘的五部三餉，卻不知道在戶部裏撈了多少好處。尤其是東宮！

先前胡大學士已經密奏了禮部之事，並且悲哀暗示，戶部之事最好不要再繼續徹查。不然真的會弄到朝政不寧，隻怕戶部還沒有來得及承擔他們應該承擔的罪責，其餘的各部大臣們都應該開始吃牢飯了。

皇帝震怒之餘，也不免有些心寒於戶部地手段，所以才會有先前的雷霆一火，在他看來，範建既然早早就知道這些事情，為什麼要一直隱瞞著？直到自己準備動戶部，才忽然拋將出來。打群臣一個措手不及...這何嚐不是打自己

這個做皇帝的一個措手不及！

他與範建自幼一起長大，當然知道自己這位大管家地能耐，對於戶部應對的如此老謀深算並不意外，他憤怒的，隻是朝中的臣子們不爭氣，被文戶部綁上了這艘大船，更憤火的是太子竟然如此愚蠢，叫自己如何敢將這天下傳給他？

當然，皇帝更憤怒於範建這犀利地反擊，因為這位“夥伴”是在...

“他在要脅朕！”皇帝皺著眉頭，冷冷說道。

滿臉老人斑的洪老太監，搖搖頭，歎息道：“陛下，不怕老奴多句嘴，這人啊...總是自私的，即便範尚書這樣地忠臣，在這樣一個危險的境地，也要想些自保的法子。”

皇帝的聲音稍顯有些尖厲，恥笑說道：“如此玩弄機謀，也算是忠臣？”

洪老太監歎息道：“陳院長更愛玩弄機謀，可要論忠誠之心，隻怕老奴都不敢自稱在其之上。”

皇帝緩緩閉上眼睛，說道：“陳萍萍救過朕無數次性命，又豈是範建可以比擬？”

“範尚書這些年打理戶部，將一應隱患悄悄抹平，為的是什麼？還不是為了朝廷的安寧。”洪老太監歎息道：“如果尚書大人真有什麼不臣之心，他手中握著的這些證據，足夠他做太多的事情，但他一直沒有任何舉動，說明他隻是不想朝廷動蕩起來。”

“他至少應該先告訴朕。”皇帝冷冷說道。

洪老太監輕聲說道：“依這些年範府傳回的消息來看，尚書大人之所以一直沒有進宮詳稟之事，還是不願陛下費神...陛下應當還記得前些天傳來地消息。”

皇帝微微一怔，想到那個叫鄭拓的人報來的消息，心情漸漸青和下來，對於範建又恢復了稍許好感，皺眉問道：“隻是戶部還是必須要查下去，不然就此草草收場，朝廷的顏麵怎麼攔？”

“關鍵是陛下現在對範尚書的態度。”洪老太監低著頭請示道。

皇帝搖搖頭：“戶部尚書他不能再做，朕可以給他別的方麵補償...可是這戶部，他不能再領著，安之遠在江南理著內庫，不論從哪一個方麵看，範建都不適合再繼續擔任戶部尚書一職。”

洪老太監的心裏生起一股悲哀之感，有些同情那位這些年殫精竭慮的尚書大人，試探著說道：“有句話，老奴不知當講不當講。”

“講吧。”

洪老太監微尖著聲音說道：“剛範大人天縱其才，陛下安排他接掌內庫及監察院，實是知人善任。至於範尚書這邊，若依常理，確實不應再理著戶部，可是...陛下或許還記得，慶曆元年的時候，就在這間禦書房內，當時還是侍郎大人的範建，便曾經陳院長大大大鬧過一次。範尚書，其實從骨子裏，就是不希望小範大人執掌監察院的。”

“嗯，繼續。”皇帝皺緊了眉頭，知道洪公公這話隱指的是什麼意思。

“範尚書畢竟當年是位風流才子。”洪老太監微笑說道：“乃是位多情之人，老奴冒昧，總以為但凡多情之人，亦能成為人之羈絆，範尚書留在京中，小範大人在江南行事，也會穩妥許多。”

皇帝麵色平靜，半晌後說道：“先前在太後宮中，太後也是這般說法，一是看在澹州姆媽的麵子上，宮中對範府總要多施雨露，二來範建留在京裏，範閑在江南做事確實會安心些。”

何謂安心？不過是個暗中的防範與要脅罷了。

“公侯可待。”皇帝最後冷著臉說道：“朕，不會虧待範家，但朕，也不會讓戶部的事情就此收場。”

以公侯之爵，換個尚書職權，不知範建是吃虧還是占了便宜。

...

範府之中。

範建閉著眼睛，喝著酸漿子，享受著柳氏在身後的按摩，歎息說道：“隻怕陛下會誤以為我是在要脅他，這便不好了。”

柳氏麵色微黯，知道這件事情極難了結，宮裏雖然不會對府上如何過分，但老爺看樣子總要從戶部尚書的位置上退下來，皇帝陛下的心意，已經通過宜貴嬪，再次準確而慎重地傳到了範府。

這幾日戶部清查的工作還在無趣的進行，牽連進了更多的人，弄得整個朝堂已經變成了一攤渾水，文武百官人心惶惶，監察院也已經抓了不少的人，戶部自身也被查出了些許問題，隻是暫時某些勢力的努力還沒有達到效果，仍然沒有人能夠揪到戶部與江南之間的秘密銀路。

包括長公主在內的很多人都開始感覺到強烈的不安，難道範閑在江南用的銀子，真的不是戶部的？隻要沒有這個大罪名，就算是皇帝，也不可能強硬的要求範建辭官告罪。

“馬上夏汛就要到了。”範建微笑說道：“朝廷要用銀子，清查戶部的事情會緩下來，我再和陛下耗耗，隻要耗到範閑明年年節時返京，就沒有多大問題了。”

柳氏一笑，這才知道老爺一直等著的，不過是老天爺會降下來的那場洪水。

以天威對天威，陛下又不是昏君，自然知道孰輕孰重。

“就是不知道範閑那邊的情況怎麼樣了。”範建微帶憂慮說道：“往河工調銀子抽空了他不少底氣，明家也不是那麼好一口吃掉的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